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賞贊，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慢慢等一封信

陳子銘

互聯網時代，誰還有心情慢慢等一封信。

在機場候機，要一杯茶，看兩頁書，刷幾個視頻，你的慢慢有多慢。

平面化的世界，一瞬間的距離，解構了我們的生活。許多事情可以一蹴而就，你連囫圇吞棗都來不及，故事已經直奔下一個主題。

紙的時代的溫潤，是由時間細細熬成的。萬里傳書，挑燈夜讀，那些走過萬水千山的信，沾著電子郵件沒有的淚光，留著各種各樣的手指摩挲過的溫度，塵世的氣息、人間的煙火、深深淺淺的幸福、薄霧一樣的哀愁，瀰漫在紙裡。

信差來敲門的聲音多麼令人期待啊，你知道他們背上的郵囊曾經走過多遠？愉快的寒暄，疲倦的笑臉，那人放下信，討口水喝，又走向下家。

信封打開前，你永遠不知道信裡說的是什麼，有時，不過是一張寄物清單，一件襯衫，兩雙拖鞋，南洋的咖啡的沖法。驚喜是必須有的，噩耗也會來，常報的是身體粗安。遠方的家人，知道「粗安」就是好消息，你的期待不能太高。

你一封一封打開那些發黃的南洋家信，你看到從前那個世界，眾生芸芸，熙熙攘攘，那麼多開心不開心的人擁擠，風一吹，飄蓬四起，逕自去做那瀛洲海客，直把客地過成家山的樣子。你聽到他們的聲音，帶著濃重的家鄉調調，好像從老式的留聲機上發出來的，又親切又溫暖。你聽他們說話時，日光明晃晃地照著，花明晃晃的開著，一切都像從前的樣子。那些從家書裡走出來的人，只有他們知道，無論走得多遠，其實他們不算孤單，凡間總有他們惦著的和被惦著的人。而他們所知道的那個世界，四海昇平，狼煙四起，和我們今天的並沒什麼兩樣。

你讀到每一封信其實都是別離，十年夫妻九年空，一生夫妻三年半，商人的世界，散發著淡淡的悲傷。一生夫妻，卻不能相濡以沫；白頭偕老，卻老死不相見。有一種婚姻原來是用來對望的。母親在悲欣交集處等兒子，等來一個，就要送走一個，因為客地的生理沒人照料。兒子心心唸唸有一天能承歡雙親膝下，但其實往往沒有這一天。哥哥和弟弟為生理爭執不休，可他們還是一生一世的兄弟。父親

在信裡教導兒子，溫言軟語，可他對於兒子，不過是掛在牆上的那張照片、如約而至的匯款單。兒子小時，父親不在家邊；兒子長大了，母親不在身邊。叔叔和侄子彼此牽掛，可他們從相知到相見，中間隔了整整半個世紀。那個別父母拋妻兒的人，一次次在信裡說著對不起，可是，如果還有別的選擇，他一定要這樣嗎？

花開時節相約在故國相逢，可是故國已經在戰火裡。戰爭是可怕的災難，許多相親相愛的人，熬不到戰爭結束的那天，家人們甚至看不到他們凌冬凋零的樣子。如果他們看到，一定更加悲傷。活著的人在信裡焦急地探聽消息，然後，風一樣消失，等待的人已經等到絕望，他們又出現了，只是物是人非，一切還會回到從前嗎？

你知道他們見一次面有多難，不是如今天我等，做一次說走就走的旅行，打飛的去給女友過生日，坐高鐵去赴故舊酒席。不回家的理由很無語：母親，今年生理慘淡，待兒子好勢，立即回家。賢妻，年底銀根太緊，來年就回。有時，說著說著，再也沒有回信。那些沒回信的，也許一輩子再也回不來了。留下父親、母親、妻子在家鄉癡癡等著。幸運的，耐不住貧窮，躲了起來，柳暗花明的一天，突然又出現了。不幸的，扛不住疫病，就此撒手，一了百了。

你知道等人一輩子是什麼滋味嗎？年復一年，她已習慣了等待，如果她一開始就知道，等一個人有多難，她會一直等下去嗎？

你生命裡的每一個人，都不會是無緣無故出現的人，有人說，這是因果，知道這是因果，你就坦然了嗎？

可是，依然有那麼多的人在路上，不是出發，就是回家，無論朝那個方向回頭都是天涯。

許多人留在客地，一輩子留在那裡，連他們的孩子，孩子的孩子。更多的人留在故園，遙看、懷想。在信裡，我們一次次看到他們在討論回唐山，然後，一次次爽約。爽約的理由很多，從將發生的戰爭到剛失去的頭路。

他們那麼渴望成功，成功了就可以回家，許多人在等著他們。所以，在做孩子的時候，他們就對自己說，要努力。年

輕時，有力氣，失敗了有什麼，明天太陽照樣升起。做了大叔，沒有富貴的跡象，沒關係，命運還可以逆襲。時間已經過去了，幸運遲遲沒有降臨，身體不堪重負，任務依然在肩，看不到希望，卻不肯放棄，那時真到了落花流水的季節。

生而為凡人，他們要做的事情很多，背負家庭、父兄、妻兒，終其一生，忍受許多人所不能忍。有人人潦潦草草，你遠遠看著，無法挽其於哀傷；許多人風風光光，你也遠遠看著，因為他們的時代已經過去。

他們有遠方，但不一定是詩；有夢想，但腳踩硬地。他們夢想有衣錦還鄉的那一天，有的人夢想成真，有的人再也等不到那一天了。

他很努力，可是妻子悲傷地說，家裡窮得只剩櫥櫃了。

他要實現自己的人生，過程很艱辛，好不容易有點起色，曾經苦戀的妻子要離他而去，他又痛苦又傷心，以為那是人世間最大的不幸，可是，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和他一樣的人啊！

他終於擁有想要的財富，可以好好侍奉母親了，可母親卻去了，他把母親的墳墓做得又高大又壯麗。

他覺得時光應當圓潤，情感一定濃烈，到時候，不過是蹉跎了人生、蒼老了少年。

看到了許多美好，美好的愛情，美好的親情，美好的婚姻，美好的友情……

你看到那對少年夫妻，在信裡唧唧我我，嘰嘰喳喳，像兩隻愛戀中的小鳥，沒完沒了地說情話。那是顏色發黃的1930年代啊，多麼像今天，他要她做天下最幸福的娘子。

你看見那對一輩子叔侄，只能等到老來相見，但故鄉龍眼干的甜味，早已經添滿了心懷，那是半個世紀等待的味道啊。

你看到那個生活在馬尼拉的大學生，夏季，他就要畢業了，滿心歡喜，和故鄉的妹妹說他的夢想，說他的愛人，生活那麼辛苦，可他沒覺得啊。

他的努力幾乎沒有聲音，他真是平凡到不能平凡，可是，他的辛苦，家人知道。

家書，好像是一個個的時間膠囊，被各種各樣的主人深埋在地裡，等到哪一天

重新出現，裡頭有過多少你所不知道的過去。

而我最想瞭解的是，那個每個月堅持往家裡寫信寄錢的人後來怎麼樣了。

他們生活在百十年前，但我們總能看到自己的痕跡，既便互聯網平面了這個世界，而我們已經習慣了飛來飛去，可是，我們總能看到在今天的職場裡他們、那個時候的我們。恩恩怨怨少不了，生活的煩惱多了去，他們是煙熏火燎的凡人啊。夜裡挑燈，我們看到他們在不太遙遠的過去談論房子、銀子、孩子，多麼像今天在為生活奔波的人。

有許多人成功了，那裡有無數勵志的故事，聽完他們的故事，你知道，那都是他們應得的。今天你我，有誰願意，花一輩子的時間，忍受別離的痛苦，去闖那樣的世界。

今天，你置身於眼花繚亂的空港，聽廣播一遍一遍地播報航班起飛和降落的時間，看到偌大的候機大廳，人流如織，你是否感到時光正在倒流，那些穿著百十年前的衣服的人，正在出發、回航，川流不息。他們寫過、讀過的信，像漫天飛雪，揚起在他們走過的漫漫長路。

如果放在今天，唐山和客地這兩個詞一定要上熱搜。唐山，那是他們出發的地方，也是他們的歸處。遠行是人生必須做的一件事，回唐山也是。一些年後，他們開枝散葉，前途似錦，客地，他們仍然這樣稱呼他們生活的地方。其實，他們在那裡幾乎呆了一輩子。

事業有成後，他們願意唐山把房子起得又大又漂亮，其實他們中的許多人一輩子都沒能住上幾夜。有一種念想，一定要靠結實的大宅和厚重的洋灰才能表達出來嗎。

家山飄渺，常在夢中，你以為在和詩人說話，其實他是商人。祖國在夢裡，祖國的雨水多嗎。在信裡，他們常常這樣問。

別以為他的世界全是瑣事，他的夢想全是浮雲，可是，他的一生要清靜時，你發現，他做了那麼多。

別以為他們不過在信裡寄上不過區區數元、數十元，但是，在那個時代，無數的家庭，就這樣靠他們活下來。家鄉的學校，常常他們建的，宗祠、家廟、道路、橋樑，有他們的份。戰爭來臨時，他們為國家武裝了一支支軍隊。他們是幾百萬人的那一群啊。

你也許只看到那麼多凡人的人生，他們身上背著是一個家國。

你也許只看到那麼多家庭瑣碎，那裡頭全是鄉愁。

在他們的時代，要慢慢等一封信。

在你我的時代，要慢慢弄明白，信裡信外，說了些什麼。

和一座村莊對飲

胡在動

在年歲已經很高的村莊旁
一朵花，
屹立在
桐樹枝條上
這種從
江南出發，
白底紅心的精靈
吹破了
黃河兩岸
殘存的白雪

沒有預想中
雞鳴狗吠
不期而遇的幾滴雨
打濕了村裡
升起的幾股炊煙
翠綠的柳枝
在我身後
輕輕晃了幾下

來時的路
已被青草淹沒
遠處，
七十多歲的伯父
把手裡的鋤頭，
握成了一柱
虔誠的信香。

多年以後
誰來照料
這些自斟自飲的村莊

天心靜園伴居士

蔡永懷

午後的平水廟顯得幾分靜謐，幾座古大厝依然飛簷翹脊。只見一圍牆的大門上書「靜園」兩字，大門內的米蘭樹足有兩米多高，庭院很大，種樹植花，高大的喬木枯木逢春，素馨花含香凝露，山茶花含苞欲放，紫色的玫瑰盛開怒放，當年的石臼也成擺設。園中的「輔佐樓」為兩層磚石結構，二樓大廳裡先輩的遺像立於正面，兩側的字幅是陳伯輔七十大壽時，泉郡鄉賢送的詩文，由進士吳桂生撰，清末「拔貢」黃毓清書。長案桌上擺著香爐燭台，大廳是祭祀先祖的地方。書房裡珍藏著原國家佛教協會主席趙樸初，寫給珍珍居士的毛筆字條幅，余餘峰送的「蘭竹圖」，教育世家牌匾。書櫃裡陳放著《弘一大師全集》，及有關大師的文史資料。角落裡，先輩從南洋帶來的大木箱佈滿灰塵，看來已久無人問津了。

陳珍珍1920年出生，祖父陳伯輔南渡新加坡，文才出眾，被譽為僑界的「一枝筆」，父親陳仲佐早年在東南亞一帶謀生，樓名就是用長輩的名字拼湊而成。珍珍中學時代就讀於培英女校、集美學校、昭味國專。培英女校為教會學堂，她很想《聖經》裡尋找人生的答案，但處於抗戰期間，過著流亡的生活，迷茫的世界，殘酷的現實，可是讀遍《新舊約全書》，感覺越讀越糊塗，正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有一次在承天寺聽弘一大師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大師的演講打開了她的心扉，在永春蓬山普濟寺拜謁大師，聽過講經後她說：「真使我如渡迷津而登覺岸，解決了我迷惘已久的宇宙人生問題。也許是宿世與弘公結下勝緣，此後我便棄耶皈佛，從而決定了我一生的前途和命運。」據《晉江市志·宗教志》載：「有些知識界女青年，受佛化運動影響，皈依佛教，成為女界中新一代的佛教居士。如陳珍珍居士，出生書香門第……」

畢業後在培英女校工作，看到社會上無數貧困孩子，沒有機會上學，非常痛心，便放棄教會優厚的待遇，到開元慈兒院任教，慈兒院收留孤寡及流浪兒童，對他們進行思想、文化教育，培養成社會有用的人材。

冬之靜思

陳梓巖

冬風，曾目睹桂花開落，紛揚如雪，又聆聽秋雨與大地的低語，宛如兵戈交響。它走過千里萬里，終於抵達這座城，帶著無盡的故事與歲月的痕跡。

漫步於城市之中，我忽然意識到：無論這條路我走過多少遍，這座城市我看過多少回，我永遠無法走完冬天所行之路，看盡冬天所見之景。冬是永恆的，春有其暮，油菜花敗時便懊喪；夏有其苦，荷葉蟾曲時便自卑；秋末日是一場理智與耐心的消磨，殘荏滿地，新種匆匆，一場舞會結束即是另一場舞會的開始。

而冬只是靜靜地看著這一切。她將舞台讓給那些爭奇鬥艷的季節，自己則退居幕後。她默默旁觀，待那些熱鬧散去後，才悄

然登場，救場於無形之間。

在這座城市中，唯有冬日，你才能領略綠意的深沉。枝樞與陽光達成了微妙的默契，每一片葉子都恰到好處地延展著。相比地面的喧囂，它們顯得更加從容不迫。它們從不因冬的到來而慌亂，早在到來之前，它們就無數次練習過這一幕幕的延展，這是它們為生存付出的時光與辛勞。

「黃鐘應律好風催，陰伏陽升淑氣回。」朱幽棲在《卜算子·詠梅》中曾這樣吟唱。北風驅散了秋的肅殺，大地的陰影被遺留在身後。夏日裡躲藏於此的動物們，在冬日的暖陽下舒展身軀，陷入寧靜的沉眠。冬守護著它們的美夢，不讓酷暑的狂熱打擾這份安寧。

冬的守護是如此不起眼。在這座不下雪的城市，任何漫步於此的人都難以吟出「風雪夜歸人」的詩句。但若你是一個細心的人，定能察覺冬步入視野的層層鋪墊。清

晨時分，早餐攤點的霧氣迷濛交織，店家與老主顧談笑風生；或是坐在咖啡館前，手捧一杯熱飲，溫暖你的手和心。

這就是冬的暖，冬的滿足。冬平淡，索求不多。與她千里迢迢的辛勞相比，我們這些平凡之人更易獲得滿足。夏日裡一杯冷飲下肚，傷胃之餘更感空虛；冬季時淺嘗熱飲一杯，方能感受到冬的細膩維護與滿足。

當然，冬只為那些有準備、有耐心、有精力的人而來。

倘若只是望著窗戶上的霧花，不願邁出家門，那恐怕也難領略冬的溫和柔順。我想起清晨時窗外景色帶來的那一瞬悸動，那是冬給予我的昭示：只有用心感受冬的人，才會得到冬的眷顧；只有勤於編織冬的人，才能見到冬的新姿。

恰逢無名樹一棵，上有無名鳥，婉轉啼鳴，卻無淒絕之意，想來它亦懂得冬的真諦。於是寫下此文，聊表對冬的敬意。

文藝副刊



海韻